

## 第四十四章 洗手做羹湯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多年以後，劍廬十三徒王義站在那隊騎兵麵前，準會想起桑文姑娘帶著他去挑選姑娘的那個明朗的下午，一樣的無奈，一樣的頭痛。

當時抱月樓已經是天下首屈一指的銷金窟，一座座院落像王公府上的別宅般分布在樓後瘦湖的兩岸，湖上有薄冰，冰上有碎雪，雪中有無數片被風從湖畔臘梅枝上吹落的殷紅花瓣。

是的，像是血與雪，冷冰冰的卻又無比火辣，就像那個寫告示的年輕權貴人物的心思。但這更像是一碗麵湯，白嫩的麵條腰身在美麗的麵湯裏浮沉，那十幾角被用剪刀剪開的幹海椒，鮮紅地刺激著食客的眼心口鼻。

王義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揉了揉鼻子，有些難過地搖搖頭，將筷子在桌上立了兩下，穿麵湯，挑起一筷麵條，細致而文雅地吃了起來，他吃的極斯文，但速度極快，不一會兒功夫，碗中便隻剩下白色的麵湯。

他猶不罷口，端起碗來，一口飲盡。

隨著鄧子越從蘇州回京覆命的桑文姑娘滿臉溫和地看著這個算命的，雖然不清楚大人為什麼有這樣一個安排，但肯定這個算命的不是一般人物。

確實不一般，生的很好看，唇很薄，眉如劍，雙眼溫潤有神，自有一股安寧味道，便是此時喝著麵湯，看上去也是如此吸引人。

桑文久在京都\*\*\*場中冷眼旁觀，自然知道吃湯麵這種事情是最能讓人顯得不文一麵，當然，她並不以為那些粗魯漢子呼啦啦吃麵有什麼可值得鄙夷。可是看著這算命的小夥子能夠將吃麵變成吟詩作對一般優雅，心裏也有些異樣的情緒。

王義將麵碗擱在桌上，皺了皺眉頭，歎了口氣。眉眼呼吸間全是一股子自嘲與無奈，他轉向桑文，看著這位下領有些闊，但看著格外溫柔的女子和聲說道：“您給我挑地姑娘呢？”

...

“姑娘與麵湯，您總是隻能選一樣。”不知為何，桑文覺得麵前這年輕人很可愛，和聲笑道：“既然挑了湯裏的麵條，這姑娘還是算了。”

王義苦著臉說道：“就算是打工，也得有些工錢。”

桑文靜靜說道：“您不是來替大人打工的。”

王義忽然安靜了下來，半晌後輕聲說道：“這麵湯已經喝了。隻是不明白，以桑姑娘的身份，怎會親手為我做一碗麵湯。”

桑文微怔。旋即微笑說道：“我做地麵湯，陳院長都是喜歡的。”

王義聽著那人名字，無由一驚，動容道：“這便是小生有福了。”

桑文輕輕一福，最後說道：“隻是請先生知曉一件事情。雖說麵湯太燙，心急喝不得...可若等著湯冷了，也就不好喝了。”

姑娘家並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。隻是依著範閑的吩咐淡淡帶這麼一句。而王義卻是心知肚明此話何意，當初的協議中說的是入京之前，自己就必須把小箭兄的人頭帶到範閑的身前，可如今範閑在京都養傷已久，自己卻毫無動靜...何況還有山穀裏的那場狙殺。

算麵的英俊年輕人又歎了一口氣，說不出的難過與黯然，反手拾起桌邊地青幡，喃喃說道：“可我...真不喜歡殺人。”

桑文沒有再說什麼，關於這件事情的格局細節。她根本不清楚，而今日與這自稱鐵相的算命者一晤，純是範閑要借她那又久磨人事地雙眼，看看對方的性情品質究竟如何。

很真，很純，這是桑文從對方眼中看到的全部內容。

王羲搖頭歎息，像個小老頭兒一樣佝著身子往院外行去，行至院門口時，忽然偏頭疑惑問道：“喚我來此，難道不怕事後有人疑心到你們？”

“先生聰慧，所以會來找我。”桑文恬靜說道：“正因為先生聰慧，自然知曉如何避過他人耳目。”

王羲再次搖頭，離開了抱月樓。

桑文回房，靜坐許久之後，院門被人推開，一個漢子皺眉進來，問道：“文兒，你昨兒才回來，怎麼就又來這破樓子？”

這漢子不是旁人，正是當年範閑夜探抱月樓，一掌擊飛的那個護花使者，這位江湖中人對桑文癡心一片，故而對這抱月樓一直有股厭惡感。

桑文抬眼看著他，微微一笑，心裏雖然感動於此人的癡心，但一應事關提司大人地細節，還是不能容許此人知道，笑道：“我如今是抱月樓的掌櫃，不來這裏，能來哪裏？”

漢子看著桌上的大碗，嗅著裏麵傳來地淡淡香氣，不由眉頭一鬆，嘿嘿笑道：“給我也做碗吃吧，許久沒吃過了。”

桑文瞪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我現在可沒那閑功夫。”

漢子難過說道：“你都給別人做。”

桑文沒好氣道：“你當這碗麵就是這般好吃？如果你真吃下肚，隻怕會難過的要死。”

...

王羲此時就難過的要死，他坐在城門口的那個鋪子裏，看著麵前的那碗麵條發呆，寧柔無比的雙眼瞪的圓圓的，這麵條就算再好吃，可如果一天吃三頓，總會有讓人想吐的衝動。

所以那碗麵條他一口未動，隻是喝著旁邊地茶，一杯接一杯的喝，像是自己極為幹渴。

一旁的茶博士冷眼鄙夷瞧著這算命的，心想這小夥子做些什麼不好，偏要扮神棍，看這窮的，隻能用茶水下麵條。

喝了一肚子茶水，風雪已停的京都暮日終於降沉了下來，王羲拾起青幡，輕咳兩聲，穿過關閉之前的城門，成為今日最後一個出城的人。

出城北行七裏地，他在一座山頭上停住了腳步，一屁股坐到了塊大石頭上，抬頭看了一眼林子裏的雪枝，低頭捧起一大捧雪花送到嘴裏大口嚼著，然後將素幡擱在雪地之中，看著山頭那邊的軍營出神。

京都守備元台大營。

王羲忽然偏了偏頭，一張口，哇的一聲吐了出來，這一吐是吐的連綿不絕，將今日吃的麵條麵湯，後來灌的一肚子茶水全部吐了出來。

一團糊裏糊塗的難看稀糊物被他吐到了幹淨的雪地上，看著異常惡心，尤其是其中隱著的淡淡腥味，更是入鼻欲嘔。

但王羲沒有再嘔，隻是又吃了一團雪，然後盯著地上那一灘細細察看，半晌之後歎息道：“好厲害的藥物，竟然能讓人體內真氣在一日之內提升到如此霸道的境界。”

他搖頭讚歎著，這藥自然是範閑經桑文之手，在麵湯裏下著，想必是範閑發既想讓他動手，又不希望他會出問題。

這藥正是範閑當年在北齊境內，與狼桃何道人兩大九品高手對陣時所吃的黃色小藥丸，除了事後會虛脫一些之外，沒有太大的副作用。

王羲當然也察覺到了這點，卻依然苦笑道：“君之蜜糖，我之砒霜，這藥對我是毒藥，險些害死我了。”

隻是範閑定不會如此好心幫助王羲增加成功係數，至於他做的什麼打算，王羲也有些不明白。

夜色漸漸降臨，王羲站起身來。沒有再看身旁的青幡一眼，便借著黑暗的掩護，往京都守備師元台大營行去，他要殺地目標一直躲在那個營地裏。用的隻是一個校官的身份，身周的防衛並不如何嚴密。

隻是王羲確實不喜歡殺人，自從家裏出來後，手裏從來沒有沾過血，他憐惜世人，尊重一切生命，便是在範閑地強力壓製下，他嚐試了無數次，也沒有辦法真的去暗殺一個與自己並無仇怨的人。

這才將那個投名狀延續到了今天。

其實範閑在麵湯裏加的作料，便是興奮劑。他想讓王十三郎能夠更勇敢一些，更暴戾一些，隻是沒有想到這個作料對十三郎並沒有什麼用處。反而對對方有些害處。

所以王十三郎此時依然冷靜...且慈悲。隻是他既然沒有變得顛狂，又明知箭手最厲害的便是目力，在黑暗之中，箭術最易發揮作用，他為何還要選擇這個時機出手？

\*\*\*\*\*

元台大營的一個偏角營房之中。燕小乙的親生兒子，燕慎獨正小心翼翼地用羽鉸修理著箭枝，他的雙手無比穩定。將箭尾上附著的長羽修理的異常平滑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他有一雙神箭手應該擁有地手，也就能夠將自己的箭枝修理到速度最快，最準。

燕大都督向來信奉一個道理，遠離父母的孩子，才能有真正地出息，正如他自幼父母雙亡。在大山裏狩獵為生，才會修練出如此殘忍堅狠的心誌，才會被入山遊玩的年幼長公主一眼看中，帶出大山，加入行伍，以一身技藝造就無數軍功，擁有了如此崇高的地位。

所以當燕慎獨隻有十二歲的時候，燕小乙就將他趕出了家門，托附給了長公主，長公主也知曉自己手下頭號大將地心思，對燕小乙雖然溫柔，卻不曾少了磨礪，待其藝成之後，更是暗中送進了京都守備師。

如今被秦家控制的京都守備師。

除了幾位高級將領和長公主一方的心腹外，沒有人知道征北大都督地兒子燕慎獨，正在京都守備師裏做一名不起眼的校官。

燕慎獨人如其名，不愛與人交流，隻愛與箭交流，所以在軍中也沒有什麼夥伴，隻有自己親手訓練出來的一批下屬，一批為長公主效忠的下屬。

那日在京都郊外伏殺神廟二祭祀三石大師，正是燕慎獨第一次行動。他認為行動很成功，因為他不知道後來發生的事情，所以一直被強抑在內心深處的自信浮現了出來，他認為除了父親之外，沒有人能夠抵擋住自己遠距離的襲擊。

哪怕是九品的高手也不能，武器的有效距離長短，決定了戰場上地生死，這是燕小乙一直沒有忘記教育兒子的一條至高明理。

因為自信，所以自大，所以狂妄，當聽說父親與江南路欽差範閑同時被召回京都，而且雙方有可能要在停辦多年的武議之中決鬥時，燕慎獨便坐不住了。

他崇拜自己的父親，但對於那個光彩奪目的小範大人，其實也有一絲隱在內心的崇拜與嫉妒。

天下的年輕人都是這樣，燕慎獨也不能免俗。所以他想試一下那位小範大人究竟有著什麼樣的大神通，一方麵是替父親試一下對方的深淺，一方麵也是難耐那種誘惑，能夠將名動天下的範閑射於箭下的誘惑，不論是對父親還是對長公主殿下而言，範閑的死亡無疑都是艱難以抑止的蜜糖。

但他不敢擅自動手，因為他是位軍人，他不會做出擾亂大局的擅自行動，他必須等著長輩們的吩咐。

長輩們吩咐了，但異常奇妙的是...吩咐自己的，竟是那位深知自己底細，而且也深得自己敬畏的軍中元老人物。

燕慎獨有大疑惑，有大不解，卻根本沒有時間卻通知長公主，隻好單身上路，於雪夜裏射出一箭卻被那青幡擋住。

事後若幹夜裏，他才有些無奈地發現，範閑的守護竟是滴水不漏，自己在雪林之間暗中注視，竟是找不到絲毫可趁之機，尤其是那些要命的黑騎一直在監察院車隊的附近，隨時有可能將整座山頭犁翻。

他這才知道自己低估了範閑，低估了監察院，不敢擅動，所以一直退，隻發了無功無效的一箭後一直退，由山穀退回京都，回秦府覆命，卻未得責備。

回了營帳，他陷入深思之中，軍中的長輩們暗中都有互相照拂，自己入京都守備本來也是秦老爺子點了頭的事情，並沒有太多人知道，秦老爺子...為什麼要讓自己去做這件看上去有些胡鬧的事情？

然後便是山穀狙殺的消息傳來。

他是位軍人，在政治方麵的嗅覺不是那麼敏銳，卻也清楚，自己的父親，似乎被秦老爺子拖下了水，換而言之，秦老爺子也被長公主拖下了水。

長輩們終於抱成團了，而自己就像是一個長輩們彼此不言語，卻亮明心跡的質子。

燕慎獨搖了搖頭，並不是很反感這個角色扮演，隻是想著，在這樣強大的壓力下，那位小範大人應該活不了多少天了。

他將右手持的小鉸子放到了桌麵，用穩定的雙手撫摩著箭杆，眯眼量了一下，這才滿意地點點頭，取出身旁長弓，將那枝修長美麗的羽箭放在弦上，微微拉弓，對著營房內的空地處瞄了瞄。

小臂微微右移，箭尖所指，乃是營房正門那厚厚的棉簾。

燕慎獨滿臉平靜。說道：“出來。”

...

棉簾被緩緩掀開，王羲滿臉歉意走了進來，在那柄長弓的威脅下不敢再進一步，隻是站在門口。歎息道：“對不起。”

燕慎獨瞳孔微縮，看著麵前這個和自己年紀差不多大地人物，他的目力驚人，早已認出，此人正是那個雪夜族學前，替範閑擋了自己偷魂一箭的青幡客。

他清楚，雖然自己的守備師裏地身份保密，並沒有太多護衛保護自己，但是在這樣一個深夜裏，對方竟能通過元台大營的層層戒備。悄無聲息地靠近自己的營房，這份身手，異常高絕。

如果以往日裏燕慎獨的習性。此時弓上這一箭他早已射了出去，對於任何想來偷襲自己的人，燕慎獨都會讓對方失去生命。

但很奇怪，麵對著這個奇怪的人物，燕慎獨沒有鬆弦。隻是冷冷說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王羲緩緩低頭，抱歉說道：“我叫王十三郎，奉命前來殺你。非我願意，實是不甘。”

燕慎獨用箭尖瞄準那人的眉心，雙手穩定，弓統一絲不顫，似乎再拉一萬年也不會有一絲力疲。

箭尖所攜的殺意已然映在對方的心神中，他不認為天下有誰能逃過自己這一箭。所以聽到對方自承是來殺自己的，燕慎獨非但不慌，反而多出一絲冷厲：“範閑？”

王羲行了一禮，無奈說道：“除了他。這世上還有誰能逼著我殺人來著？”

營房外地雪早已停了，但入夜後，風聲又起，呼嘯著有如山間野獸的絕望哀鳴，穿過厚厚的棉簾，擊入人們地耳膜。燕慎獨看著麵前這個滿臉歉意的人，心中湧起一股寒意，為什麼這個十三郎的臉上，竟是看不到一絲緊張與殺氣，而隻是無窮的悲痛與內疚。

一個暗殺者，他需要內疚什麼？

內疚殺死自己？

燕慎獨心神不亂，卻冷了下來，對方如果不是故作玄虛，那便是一定有殺死自己的能力。就像是在山中獵獸一般，麵對一個孩童地箭枝，一隻有厚皮的熊瞎子會依然穩定地蹭著樹皮，無比舒服，因為熊瞎子知道，那箭射不死自己。

自己這箭能不能射死麵前這位十三郎？

燕慎獨青生第一次對於自己手中的箭產生了懷疑，因為在那個雪夜之中，青幡曾動。

“能說說話嗎？”王羲歎了口氣，舔了舔自己異常乾燥地嘴唇，說道：“我不一定要殺你，如果你肯跟我走，從此不參合這天下的事情，廢了自己武功，斷了與世人的關係，讓世人以為你死了...範圍也就消了這口氣，他的目的達到，我就不用殺你。”

燕慎獨沒有笑，隻是覺得很荒唐。

於是他鬆手。

箭如黑線，倏乎而去，前一刻似乎還在燕慎獨的弓弦之上，下一刻已經到了王羲的麵前！

然後燕慎獨看到了一個令他心頭大驚的景象，隻見王羲腳下微動，連踏三步，三步之後，整個人又回到了先前站立的地方。

那枝箭呢？

那枝挾著無窮厲風地羽箭擦著王羲的臉頰而過，穿過厚厚的棉簾，嗖的一聲射入無窮無盡的黑暗之中，與四處呼嘯的風聲一合，再也聽不見了。

看似簡單的三步，但燕慎獨的眼瞳已然縮緊，看出裏麵的玄妙，在如此短的距離內，能夠避開自己的疾速一箭，需要的不僅僅是恐怖的反應速度，還有與之相配的絕高真氣控制！

對方到底是什麼人？這樣一個高手是從哪裏冒出來的？怎麼會替範圍賣命？

三個疑惑湧上燕小乙的心頭，然而他的手下卻沒有絲毫變慢，早已射出三枝羽箭，化作三道電光，向著王羲的上中下三路射去，而他的人卻是一提小刀，翻身而起，劃破後方的營布，遁入了黑暗之中，這一係列動作以及三枝連珠箭已經耗去他太多精力，他沒有餘力呼救，而且也知道營中將士就算趕了過來，也不可能在這個神秘算命者的麵前將自己救下來。

營帳之後，燕慎獨仍是持弓凝箭，卻未射出，像看著鬼一樣地看著麵前的王羲，他不知道對方是怎樣躲過那三枝箭，又怎樣會趕在自己之前堵住了後路。

好在燕慎獨眼尖，看見了王羲衣袖裏滴滴流下的鮮血，對方受傷了，這個事實讓燕慎獨的心氣為之一振，看似玄妙的步法，也不可能完全躲過燕門神箭！

天未落雪，風呼嘯而過，卷起地麵殘雪，與落雪並無二致。

王羲低頭看了自己浸出鮮血的衣袖一眼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我是真不想殺人。”

“那你為何來？”燕慎獨眯眼，冷冷問道。

“因為...”王羲有些疑惑地望著頭頂的夜空，“因為我必須幫助範圍，為了這個天下的安寧，為了整個大陸的平衡，為了家鄉，還是為了什麼？我必須幫助他。”

“天下之安寧寄於一人之身？範圍不是陛下...”燕慎獨左退向後微屈，將將抵著自己的箭筒，一麵說話，一麵暗自準備著。

“我家裏已經沒人了。”王羲歎息說道：“要讓天下安寧，我必須幫助他，便隻好對不起你...但凡大時代，總需要小人物的犧牲。”

小人物？燕慎獨從來不這樣看自己，他是大都督的兒子，燕門箭術的傳人，日後天下的風雲人物，眼下隻是殺了一個神廟的二祭祀。自己地光彩還沒有完全釋放出來，又怎能死去？

王羲再次抬頭望天，似要通過天上的厚厚層雲望到那片星空，幽幽說道：“希望我沒有幫錯人。”

抬頭望天。如此良機怎能消逝。

燕慎獨凜然挺身，控弦而射，連發七箭，然後單手摸至箭筒，抽出最後一根箭...上弦，扣弦，射出！

七箭在前，殺意最濃的一箭卻隱於最後。

燕慎獨再沒有如今天這般滿意自己的修為，能射出這樣地七一之數，已是他此生所能達到的頂峰。甚至比父親當年還要更強悍一些，如此恐怖的箭襲，他相信。就算對麵站的是範閑，範閑也躲不過去。

但他忘記了一點，所有人的戰鬥方式是不一樣的。如果範閑想親自殺他，一定會很陰險地下毒再下毒再下毒，貼身刺了再刺。根本不會給他任何發箭的機會。

如果是範閑來殺他，燕慎獨一定無法保留全屍，會死的很窩囊。很難看。

而這位王十三郎看似溫柔有心，選擇的作戰方式竟是與他外表完全不一樣的勇猛而恐怖。

是地，很恐怖。

王羲直接撲了過來，像一隻黑夜裏飛騰起的大鳥，雙翅一展，勁風大傷，視而不見直刺自己身體的七枝羽箭，雙瞳放著敏銳地光芒，右手一探。直接捉住了最後方那柄恐怖的箭枝！

撲撲數聲起，那些箭刺穿了王羲的身體，隻是他的身體在空中遊動著，沒有傷到要害部位，隻是從肩下臂上穿過。

哧的一聲，最後那枝箭從王羲地右手中滑動著，就像是負著重力的車輪在粗糙的道路上碾壓，帶著一聲極難聽地摩擦聲。

夜空之中似乎升起一股淡淡的焦灼味道，王羲的右手被那閃電一箭的疾速磨的糊了，這種高溫意味著怎樣的高速？

然則，那枝箭終於在即將刺進王羲眼窩前停止了，隻有一寸。他就這樣生生用一隻血肉之手握住了這枝箭！

他的人也已經如飛鳥一般掠到了燕慎獨的身前，隻有一尺。

王羲悶哼一聲，反腕，將箭尖插入燕慎獨的心窩裏，出手如電，避無可避。

燕慎獨踉蹌著倒下，看著胸口地血與箭，看著麵前這個渾身流血的暗殺者，張了張嘴，卻說不出什麼話來，就這樣箕坐在自己的營房前，身體無力地抽搐了幾下。

他忘了父親曾經教育過他的事情，身為箭客，武器的有效距離決定了生死，自己還是離麵前這人太近了。

王羲喘息著站在他的麵前，看著呼吸逐漸微弱的箭手，說道：“冬箭兄，安心上路。”

燕慎獨直到死亡將至的這一刻，他才明白，原來自己真的隻是這個大時代裏的小人物，不過擅箭者，死於自己箭下，何嚐不是一個好歸宿？隻是...不甘心啊...他徒勞無功地運起自己全身的力量，向前伸去，想要抓住這個暗殺者，想要殺死對方，想要殺死即將到來的死死。

指尖碰到王羲的腰帶，觸手處一片冰涼的血意，勾住了一件事物，小箭兄燕慎獨終於力絕，喉中咕嘟一聲，腦袋一偏，就此死去。

王羲直起身子，鬆開右手，看著掌心間那一長道恐怖的焦痕，低頭看著自己身上插著的七枝羽箭，看著渾身的鮮血，忍不住痛楚，顫聲自言自語道：“疼死我了...”

他忍著疼痛，借著夜雪夜風遁出了元台大營，回到了山頭上，拾起了那張青幡，再次消失於黑夜中。

數月後，範閑知曉此次狙殺經過，沉默片刻，搖頭歎道：“十三郎，猛士也，蠢貨也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